1 3
2416
53

13
2416
53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總載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附〕　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　從事〔附〕

刺史一

原

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

<2004-613>

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
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
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
更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
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後漢光武
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
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
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一使迎之界上録囚
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爲殿最其有能者爲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
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

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一下斷之或謂州府爲外臺謝夷吾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尋曰實爲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臺閣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縫朝服領兵者武冠令畏威明君惠風棄官　魏晉爲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

庶姓爲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無姓謂非帝族）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爲并州舊多豺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及蘇綽爲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例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敎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邮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總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爲意仍舊存之後改爲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

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徵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不屬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爲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房彦謙嘗爲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勤者爲之兼按郡縣再朞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

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戍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餘郡務所有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奏請並委之郡守不須干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爲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區域爲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增文獻通考

次序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　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　元以州次於府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不設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原黃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爲郡監察郡縣糾過非常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

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爲衞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衞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

至於此　又曰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宣先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者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賦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暠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峭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絶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

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閎遷冀州刺史閎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燾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騶騘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駿駕番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驅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憤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厚葬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

并州刺史匈奴闡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

轉爲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又曰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荊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歡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裴秀與濤書曰處

方伯之任殊亦爲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秋曰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爲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爲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曇爲青州刺史豐牛産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爲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甦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爲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傳曰綦毋俊爲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録曰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爲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温顔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

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爲涼一作荆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宮時人榮之　華陽國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志正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蟇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蟇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撫卹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産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驢勒有闕以繩爲之見

者不知其爲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滏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鄆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鎚腳刺史　又曰敬暉除衞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　又曰譙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通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据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爲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忠臣希烈殘殺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　又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爲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圉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爲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爲汴州刺史河南爲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

多不稱職惟倪若木與瀚皆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户貢其男號爲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内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穫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没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

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内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朗親自此每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徐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會爲鄧州刺史録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

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璩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若思爲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

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五代史梁書曰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州諸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朝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

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公身俸二千石贐有白駁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 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侯亶字世龍爲豫州刺史弟之曰我之有州任仍復之曰何武字君公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爲虧除免之治行名不法前刺史以下而已不復繩法九江太守戴聖以爲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逖爲豫州刺史弟

行恩德及卒人爲立祠哭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政戶曹爲辭曹

執鞍　放魚　山堂肆考曰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蛟魯波而起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爲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投環　運甓　又曰晉周訪爲荊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警釋因遺以玉環玉梳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梳乎

種松　植蘭　又曰唐袁仁敬爲杭州刺史植松以達靈隱寺凡九里號九里松　又曰宋羅隱爲滁州刺史或曰滁州貧辭對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爲供給有琅邪幽谷白雲千頃以爲藩辭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爲之職田何謂貧辭耶治辭記

長一州　阜兆民　周禮曰太宰職云一曰牧以地得民鄭注云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賈公彥疏曰一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設官部

者爲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尚書周官曰以唱九牧阜成兆民

晉古方伯　漢舊官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

東觀漢記曰牧刺史漢舊官　陽名子　薛字孫山堂肆考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又曰嘉薛逢爲巴州刺史人歌之曰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宋訓導諸侯　督察郡國

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博奏漢家之置部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史民安寧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甲加賞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荷自守而已恐功劣凌暴奸宄不禁臣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曰王沈字處道爲豫州刺史可否皆給穀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國語曰周宣王欲得國子之按註賈侍中漢書曰朱浮與彭寵書曰太尉將軍備瓘忠允清識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爲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晉起居注詔曰施行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王隱晉書

聘

求者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少相攜迎道路車馬塞道伋乃止野亭與相見問所疾苦聘求賢者訪以理化人歌之曰使我二千石愛民如子遮我道伏願使君少住與我均之伋謝曰刺史當巡行屬縣不可久留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政化大行匈奴不敢犯塞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有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晉起居注詔曰石崇積財王戎治宅崇書曰吾有別業在河陽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木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莫不畢備又曰王戎晚有子濬戎不與分財濬每從戎求錢戎或與或不與或謂戎曰卿富而不分多怨於子戎曰我如此正以多怨於子耳

晉書曰石崇領兵不宜去武魏志曰杜宗爲并州刺史以經學與十民講誦以政事爲務伯元刺史治民之術脩飾邊城左遷道州刺史治如初令領兵以事久專上疏曰今牧守之事云云白船曰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後寇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千騎長人　三虎隨　王業白船曰東方千騎長人謂諸侯也又曰王宰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經學政事　撫字催科　山堂肆考曰漢蕭育爲冀州刺史以經學與十民講誦以政事爲務伯元刺史治如初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以時登設官部署其考

曰撫字心勞
催科政拙

草木知名

耆老歌德

又曰唐張萬福德宗時爲濠州刺史上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御也復賜舊名

又曰秋仁傑爲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德美者盈路

議選朝臣

天中記曰開元十一年山東旱朝議選朝臣以撫貧民太平御覽曰侯景之亂江南草木亦知其名

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才請卿各舉一人矣王褒曰未審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人歐陽顏爲誰帝曰歐陽公乃授武州刺史

無留無滯

洛爲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留無滯囚及還朝人歌之曰作牧之道亦易又曰王雍爲相州刺史魏主戒之曰卿主治之道亦易亦難

亦易亦難

山堂肆考曰唐獨孤及爲常州刺史治尚簡易人皆愛戴餘糧棲畝甘露降庭又曰唐劉德威爲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廣設耳目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除之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等奏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望於臺閣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

鑄鐵灌賊

酋鐵又曰魏楊津除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爐鑄鐵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

哭金感

星遞相攻奪毗患之後諸酋以金多者爲號寧州刺史酋長皆以金遺毗毗對金慟哭謂之曰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諸酋感悟遂不相攻擊

有君子心得

方伯體　又曰晴陽達鄭趙三州刺史文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陽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又曰吉翰爲益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

均賦他郡　還儲本州　又曰唐韓休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殿劇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守臣私惠耳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說如休請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河東道

畫像自戒　哦詩自娛　又曰唐韋應物爲蘇州刺史畫像於寢室以自戒又曰唐白居易在郡暇日惟焚香哦詩以自娛　又曰後周申徽爲襄州刺史畫楊震像於廳事

父子風教　兄弟聲譽　又曰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爲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執以歸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　又曰唐李義陝州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爲陝州刺史兄弟相踵爲守並馳聲譽

風觀月樓　三梁十驛　科斂均省　上甚嘉之　言笑不苟　廉能可述　又曰唐韋安石拜德冀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斷決咸盡方還聽受新訟有須禁者即宿廳事終不還閤又曰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鞭人持稻　與軍采葛　又曰晉陶侃爲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荊州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又曰魏李遷哲爲信州刺史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爲糧

阡陌聚觀　風俗頓革　又曰唐李邕爲滑州刺史上計京邑早有盛名人傳其曾目怪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填隘又曰魏寇雋爲梁州刺史州人俗荒曠多爲盜賊雋爲立庠序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

楊津下教　何妥勒箴

又曰魏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齊絹爲賊所劫津下教云有人著其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又曰隋何妥爲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勒於州門

飛鳥食蝗

太駿食獸

蕭循爲梁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循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下食蝗殆盡又曰兗州有蝗山後魏時數有猛獸爲暴張華原爲刑州刺史忽有大駿食獸咸以爲化感所致

郡神相迎

伯元來謝

又曰唐張鎰爲凉秦二州刺史至郡界忽見衣紫披甲冑者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荆州內外所主故來相迎耳又曰晉殷仲堪爲荆州之神仰使君令名故爾又曰唐姚璹遷益州刺史徒此去州境內明經者至四十人敎授又

摘發貪暴

力拒暴軍

禮接儒士

又曰魏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齊絹爲賊所劫津下教云有人著其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又曰隋何妥爲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勒於州門

飛鳥食蝗

太駿食獸

蕭循爲梁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循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下食蝗殆盡又曰兗州有蝗山後魏時數有猛獸爲暴張華原爲刑州刺史忽有大駿食獸咸以爲化感所致

郡神相迎

伯元來謝

又曰唐張鎰爲凉

井泉湧 天中記曰謝鯤爲高州刺史境多暴傑謁城隍廟衆酒祝神曰願虎只食刺史庭中是夜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遲明視之數虎悉斃太平御覽曰趙郡王敞除北朔州刺史內防外禦備禱而掘井泉源湧出有條法有無水之處趙郡王泉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蕭恪四客 陸龜十善 又曰陸龜宿老德襲爲相州刺史爲政清平州中有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以政事知此者十人號曰賓客有江仲舉蔡遠有蓄積故與鄧歌之新車庾大宅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慙悉以云江千萬蔡五百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爲雍州刺史又曰梁蕭恪十善又曰十善

夢三口刀 食三斗蒜 又曰楊德幹歷澤齊木相四州刺史治有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天中記曰王濬常夢得三口刀人以問部丞等莫能知劉毅對曰三刀者州字而不得不持不得不持益之禾旁失者秩字明府秩當相以爲秀才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南安王禎出爲相州刺史高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今日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合辭事類曰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般浩等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封金送上 運米自給 太平御覽政命蘭小歡督工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恚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又曰泉企爲東雍州刺史州城多壞思政遷荊州刺史織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給

今還公笏 不付卿節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倚公以重鎮倚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上曰雖違法度功利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又曰隋令狐熙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上幸洛陽熙迎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送之悲泣不能自止上謂熙曰公所

樹又曰隋梁光彥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帛三百段御織一枚

給居義舍　募墾公田

唐徐申爲韶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曰義舍又曰唐徐申爲韶州刺史按公田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界之歲入凡三萬斛

呼戴帽錫　謂隨使戶

天中記曰梁光彥初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相州鄴都人多變詐稱其不能理政坐免復拜趙州刺史光彥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易調無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光彥下車猶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又曰吳越儼鎮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溫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

羽葆　杜預給追鋒

晉起居注曰賈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領中軍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一匹追鋒車一乘卧乘車一乘王隱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

增奪腴田給貧單　延文

學設餅果　合辯事類曰長孫順德爲澤州刺史素侈放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是守長多通饋餉順德纖摘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古部口腴田十頃奪以給貧單太平御覽曰蔡王智積爲同州刺史有州未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公孫尚儀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巵三酌其簡靜如此

刺史四

原　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咸政惟和　諸侯　白帖曰刺史古諸侯也　列岳　刺郡　隼旗　熊軾　彤轓　俱出白帖

朱輪　漢書曰二千石車朱兩轓　千里　百城　俱出白帖　樂職　白帖曰王褒爲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置兵　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高車蓋　又曰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　霽威嚴

又曰魏相爲揚州牧法郡國守相多貶黜所吉與書曰朝廷知弱翁公行方直願少藏器於身相善其言爲霽威嚴

九州之長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註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爲之牧

十有三牧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土食焉

銅印墨綬詳典

銀印青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綬和元年改刺史爲牧銀印青綬

位居牧伯

又曰今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

位下大夫漢書朱博傳曰哀帝初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今部刺史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請罷刺史更制州牧以應古制

分刺諸州後漢書百官志曰秦有監察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分部督察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部刺史舉州事行郡國督察在位錄囚徒考功實

刺舉州事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五年初置司三代曰伯

盡部州境山謙之丹陽記曰漢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

天子所使黃泰交州記曰刺者言其承奉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五年始置刺史盡部州境刺舉不法史者使也言爲天子之所使也

奉詔條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封四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

乘驛奏事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四年始遣部刺史十三人乘驛奏事

三年奏事王隱晉官刺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

懷以道德又曰阮瞻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懷撫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假節監幽州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論國命示以恩信晉書曰唐彬持節監幽州以道德

示以恩信晉中興書太原溫毓云溫嶠字太眞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達於治道軍人稱頌風俗

奬勵風俗晉書曰劉寔爲兗州刺史清淨儉約以禮化人

清淨化人魏書曰劉寔爲兗州刺史清淨儉約以禮化人

盜賊自止漢書曰楊秉之將士人咸服之

咸服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爲豫州刺史

許日受俸徐兗四州刺

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
賜粟幷日而食 十日一炊又曰
陳餘祿不入私門家至貧窶幷日而炊
不畏彊禦又曰陳勝遷揚雄爲莫州刺史不舉
炊長食竟飯十日一炊魏志曰崔林爲幽州刺史在
憲不畏彊禦 不事上司 王
官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刺史王
遜後濁晉中興書曰王遜爲廣州刺史民人謌者多
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又曰車永爲廣州刺史居官貪
有神馬白烏見 察過詔條 又
白烏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
云所察出六條之外 行去法駕
又曰羊祜字叔子爲荆州刺史常登峴山及
見碑墮淚 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爲墮
淚碑 詣闕乞留 又曰神
漢陽界暑與相離 闕乞留
十里不得乘車

曰公雖病可與妻子行
日三十里爲朕卧治 屈
公卧治太平御覽曰楊常
希有足疾上謂之
曰蒲州出美酒足拜蒲州養病屈
公卧治之於是拜蒲州刺史 推心委
使請事太相即以所服
彼人曰爲我謝涼州刺史
善始全終無 推誠御
損功名也 下御下
書郡國門嚮款密莫不
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州刺史王冀不畏豪強按幼貪猾二
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
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
左雄爲冀州刺史性清
請託奏按二千石貪猾無所回忌
遷洛州刺史豪右多占
佔賦貧民百姓爲立碑
又曰唐紀仁傑爲寧州
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
詔免死戍邊道出寧州父老問曰狄使君
活汝耶因相與立碑下至流所亦爲立
設官部

不畏豪強 又曰唐
東漢書隗囂傳考
不受請託 又曰
東漢書
立碑市旁 又曰唐
賈敦頤
立碑流所
呼爲慈父

又曰唐李桐客貞觀初爲通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爲慈母公義興有病者置已州刺史土俗人有病合門避之公義興合門侍湯藥之諸病家子孫皆慙爲豫州刺史吳喜爲典籤每慙大怒曰慙年將六十爲國竭命多遠執慙乃止

爲國竭命

又曰宗慤字元幹南陽人父炳之元嘉中爲豫章太守慤年十三隨父在郡炳之嘗使慤與諸兄各言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事國竭誠

又曰源賀爲冀州刺史人正得一州知斗大不能復乃止

不取羨銀

又曰唐王疑爲兗州刺史州無鹽鹽寇易與興鹽共臨之喜籍細民乃誅告者

不受羨玉

又曰魏崔挺爲光州刺史有被縣老人白商州刺史州有治賊美銀疑一無所取

芝生州署

事文類聚曰韓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本之挺不受

恒生州境

又曰馬燧徙汝州晉民爲刻石頌其祥田萊不及耕有秫生於境內人賴以濟

蝗不至境

又曰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鹽蝗寇易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

虎不爲暴

又曰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穽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

科定其資

又曰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宜科定其貧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升臺郎給舍

事澄其源

又曰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民皆懷之

號薛公渠

太平御覽曰薛胄爲兗州刺史城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胄積石爲陂澤盡爲良田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

名崔公橋

又曰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欲造浮梁而慮長柱不可得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至今猶名崔公橋

高肇清能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良刺史

得江表心

太平御覽曰晉徐邈字仙民東海郯人父悌之太元中爲吳郡太守邈年十三隨父在郡悌之嘗使邈與諸兄各言其志邈曰願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下多事軼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

得西州心

合璧事類曰郭孝恪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人與鎮兵雖限以砂磧隔

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歲有常限

賜驊騮帛穀又曰韋珍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百姓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在此州飲水又曰實機爲原州刺史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常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飲曰吾在此州惟當飲水而已

勅相州習法又曰令孤熙爲汴州刺史豆盧通令習行禁止稱爲良牧上謂史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照之法其年冰朝考績爲天下最賜帛三百匹須告天下

當以卿應之又曰韋夏卿爲京兆尹時有劉普慶訟曰明公伏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而用之令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已慶漸懼而去當以卿應之普

當以汝爲始事文類聚曰陸象先累從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

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照天蠟燭天中記曰田元均治成都人有訴訟其懦不能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皮裏陽秋太平御覽曰褚裒字季野弱冠桓彝見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後除江州刺史益政貞素常使私僮樵採

中興第一又曰桓伊有武幹又善音律爲中興第一遷江州刺史

方伯最少又曰荀羨爲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之最少

並賜竹屏又曰賀循爲荊州刺史祐有惠政梁岳陽王詧贈以竹屏詧曰呂岱爲交州刺史歷年不餉以讓羣臣曰孫權聞之歎息

咸慕側帽又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常因徵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更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原爲十三州最謝承後漢書曰賈琮字子虞爲并州刺史玫治常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政績爲天下最魏志曰梁習字子虞爲并州刺史玫治常

爲始大史
慚而退

原 李燾朝廷聞之 謝承後漢書曰李燾爲青州刺史奉法督察朝廷聞之以王基爲荆州刺史能治劇 魏志曰王基爲荆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劉馥可任江南 又劉馥傳云太祖方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 賈充緩靖西夏 晉起居注曰太始七年詔賈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諸軍事緩靖西夏 巴祇不迎妻子 謝承後漢書曰巴祇爲揚州刺史在任不迎妻子俸祿不餘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爲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徵爲尚書領護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岱開水田募貧民佃之穀遂豐足 脩鹽池家家豐足 晉中興書曰梁州刺史使持節都督秦涼諸軍事武威酒泉鹽池廣田興治芍陂及始陂七門溉稻田官民有蓄 治芍陂官民有畜 魏志曰劉馥爲揚州刺史流民越江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始陂七門溉稻田官民有蓄

州界寧肅百姓稱之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遠在邊陲控帶蠻夷撫寧之任宜得其人今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爲之 湘州險遠以親鎮之 晉中興書曰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謙閼王承字

恩
之 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兗州刺史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化大行百姓樂政 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字堯卿遷荆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荆州刺史入傳録見囚徒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聽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上歎息曰諸州刺史所決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歡樂

得人民心復留一年 續漢書曰种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上書請留之詔勑荆州刺史得人民心乃許之復留一年

惠愛在人留

十八年華陽國志曰嚴遵爲益州刺史有惠愛每當遷官吏人攀路攀轅請留之居官十八年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王教難洽宜以重將親鎮撫之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爲之 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 晉中興書曰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謙閼王承字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播讋黃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原詩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
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作落香高欄
來蔥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瓜字阿閣繞長廊　又示
民吏詩曰闕里尚撝謙一作鄉裁知是咨余再分陝
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
爲鄒魯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

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
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乱京兆廣漢欲兼
治豈若兼邦牧朱輪寨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兹
禁姦摘鉢兩馭黠震豺狸　唐王維送棹州李使君
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
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郭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捕羽迎知是范宣城
暮雲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
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

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遥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遠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間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爲郡暫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輸蕉戶水鎮應多養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劒在慵閑拂詩難憶細評寥然獨楮枕淮月上山城

制　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汚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兆人凜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設官部

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懦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擾汚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郎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

代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無重之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庶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

碑　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

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溫溫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荊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荊州刺史仗沖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夷之屯否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迴慮毀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毓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栝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

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勳著王庭西南未曝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子孚恥斯鳥獸狹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衮闕故已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施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兹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禄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開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容勿樞功遜迹衮職貂蟬承弁華

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
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陜州刺史馮章碑曰
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爲氏
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
君稟靈河嶽比德璁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
濁水北流秦關東從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
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
容燕文帝晃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
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簪仕於魏
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

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擾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
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
渭南千頃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
曰朝鮮稱國孤竹爲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列
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勳名稱實賓言謂身文朝
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
下亭須知地布爲讀山銘

原　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
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忌寵辱無慍喜
靡矜奉愼嗜欲其行軍用武勳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威

裕兼行常凜凜然以中原爲已任或欲十萬而横行乍
思五千而深入就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閒帷晤
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
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
曰高勳藹藹長旌高施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謡不息
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
巒難留濛水易收祕丘元戸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
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
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
夜警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咍諸

戎麗德高聲肆言羣逆胡羯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
相交終荷温生之節每以財輕簑籜義重嵩衡割宅字
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
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婕之扇日帶花
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
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酲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
密莊公之誄用愍相遺　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
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
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
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賙同壤公含章内映遠識沈通窒

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
銳執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
始興縣侯而大我弒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高祖
恩加惟舊横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
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
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
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
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膠感三軍之死力在室
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爲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
意以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舜齊之心遺慶流風

方留豹産之德

原表魏武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
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
誅雖戮纍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僞
假實條不勝華簡感譏誚益以維谷 梁簡文帝爲武
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
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隔下
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
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

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總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劉孝儀爲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恒於銜鑣臣昔牧淮岱皇風恐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元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跼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矜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縣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茲恩榮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雨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預素餐　又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既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倍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參墟漢啟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稟街納質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勇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

水淼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
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鼈其甘如薺政
以朽耄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原　敬梁陸倕謝勅使行江州事啟曰封畛遐曠井奧
實隆海神皇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
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寀

原　敎齊謝朏爲録公拜揚州恩敎曰昔召南分陝流甘
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泰屬負荷任總侯伯
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
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

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
罷雍州恩敎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
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圄犴幸得天
無虐旱地歇怪蟲令軸車行塗舟艘且戒植柳官渡尚
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
茲岐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敎曰誠欲投
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爨之憂兵家
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艫舳爭前轉漕
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
敎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黎藿難充轉死溝

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裒削傷盜抵罪遂為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産

【宣記】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蠢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者老前後刺史能卹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虞而已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訏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

州名士良將遍臨此部況郊海門地浙江三山動搖於
掌端靈濤歊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抗山彝駢檣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疹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
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
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
澄曠有清江之姿崑峩有秋山之狀麈幢戾止未逾三
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交讓利轅門無聲人咸
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
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序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
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
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
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
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
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
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
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
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
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
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載

原 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兵曹部郡國皆州自辟除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惟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

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　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侯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後周刺史府官則命

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爲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爲郡官矣

別駕一

原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散騎常侍隋及唐並爲郡官說在郡佐後

別駕二

原持版　贈刀　白帖　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三公尚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之　同上　王祥曰別駕秩百石同諸從事應劭漢官儀曰別駕庾亮集答郭豫書曰別駕從事舊與刺史共車同載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不重乎非其人則刺史辟陳蕃爲豫州刺史辟陳仲舉座也不復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也本州呂虔檄爲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境獲寧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唐彬爲治中別駕忠肅公沈檄唐彬爲治中別駕忠肅公納善不顯諫以自彰當朝佯狂孫盛晉陽秋曰王沈王戎皆晉之名士而沈每與戎書規諫戎亦不納沈乃佯狂而去

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不重乎非其人則刺史辟陳蕃爲豫州刺史辟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有路仁者少無名行太守王殊名補吏允別傳云本郡民太守盛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補爲別駕從事白龐統字士元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北堂書鈔管寧讓別駕表云州民管寧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宜授英儒非誕闇朝桐之華夫寧誕華之賤棲梧之鳳儀行狀曰袁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爲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士私者得腹心之任

周景題輿

駕委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琅邪人也本州呂虔檄爲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士私者得

唐彬正色長文

駕委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琅邪人也本州呂虔檄爲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士私者得

顯化鷹揚志蜀

正色焉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傳之長文伴狂不詣州縣改服逃匿

齋傳假董正

甲辭請鄧祭董正字伯和南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齎別書曰王長文廣漢鄭人也益州五辟

臧榮緒晉書何鑾傳云王濬爲益州辟鑾爲別駕濬將伐吳遣鑾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濬兼造鑾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鑾善於將命帝嘉之詔鑾參濬軍事

才清操敏劭令端右宜得其才以爲別駕案和總角便有清稱也時宗人琰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之和方擇益州刺史周顗過之令僕才干導爲揚州請爲別駕

孝超卿矣周顗曰卿州吏中有江統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爲請君爲別駕與君書曰昔王子師作令僕才干導爲揚州請爲別駕

江統舉賢

統兗州陳留人士有堪此作者未下車舉高平郗鑒爲別駕自小寒門不宜久處

易雄解位

晉中興書曰易雄字長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從事在府稱職又曰丹陽陶融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將軍府解職

所在任職

荊州刺史桓溫辟盛彥威又曰習鑿齒字彥威荊州刺史桓溫辟盛

爲別駕溫出征伐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在朝誠亮

北堂書鈔王丞相敘云治中張遜在朝誠亮可補別駕

協和輔相

魏志王基傳云刺史王陵特表請基爲別駕協和輔相

先主辟龐統

蜀志龐統傳云諸葛亮言統於先主見與言譚大器之辟爲別駕從事

呂範辟陸遜

吳書曰孫權嘉顧之雖爲上將軍列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辟陸遜功德欲殊

陳茂諫周敞不宜履險

謝承後漢書曰陳茂有異術交趾刺史吳郡周敞欲到失崖僧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敞不聽遂涉海遇風船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爲別駕諫刺史澄宜輕佻撫養文武簡練士卒以備不虞澄不可輕佻

郭舒諫王澄不可

晉陽秋郭舒爲荊州別駕諫刺史王澄宜

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

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麗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任始當展其驥足乃免官魯肅曰使處治中別駕之車武子爲桓溫治中有會不同溫輒云無車公不樂又梁睦襄宇師卿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以爲治中與人交結江表傳曰孫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隋爲郡官唐改爲司馬說在郡佐後

治中二

大水及期益州耆舊傳云任文公爲治中時旱刺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則果然單席於地史云張彥字伯春爲治中刺史每坐高床治中單席於地職在刺割王充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諸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晉書庾冰表云州寇廢思歷年恐非常選任實重恐非常選明南康紀曰盧毓任州爲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凌虛歸家鄧德盧毓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爲白鵠至閤

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備衛之得履一隻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某爲治中從事兼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茲甚三轉至治中三轉歲中治中謝幾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從事時刺史爲人苛刻受納賕賄禪當傳拷乃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陰忠書曰陰澹時弱冠才行所拔澹割耳訴枉王隱晉書曰陰澹爲治中從事割耳訴枉烈州請爲治中從事割耳訴枉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逢柳伯奮所識柳伯奮所識益州耆舊傳柳琮字伯奮爲治中與人交結江表傳曰孫權克荊州將士表傳柳琮字伯奮爲治中與人交結江表傳曰孫權克荊州將士以床就家畢致之潛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床就家畢致之潛潛知交橫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爲治中諸事一以諮之諸事一以諮之權克荊州將士以床就家畢致之潛

奉使稱意蜀志曰先主數令彭羕宣傳軍事指授諸

諸之

主簿一　功曹書佐附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爲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郎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

原畢雲自劾三輔決錄云畢雲爲主簿剛直樂善郭舒自繫晉書曰郭舒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劉向列士傳曰晉平公時趙簡子爲主簿剛直不阿公甚敬之簡子嘗有所愛臣過公公欲誅之簡子固爭公不聽簡子遂自劾而出公使人追之曰寡人誅過子子不留寡人將誰與處國子固爭之公曰子爲主簿數直寡人寡人不誅

從事一　典郡書佐

杜氏通典曰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舉非法守長丞縣有罪闕則舉劾之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德行堂　辨論洶洶　益部耆舊傳曰邴顯爲州從事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邴子

晉顯字子昂　魏志曰嚴包字文通才學最高應州辟衆爲之語曰辨論洶洶嚴文通　舉姦摘伏　益部耆舊傳曰賀太和州辟爲從事舉芝爲南陽郡從事太守苟氏親連王室自恃豪援芝依法執案

姦摘伏部人無怨　長沙耆舊傳曰虞

清　謝承後漢書曰胡騰爲荊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僚敬服其能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爲部從事萬里肅清　就車赴職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爲郡從事曰震宿有負辭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之毅州辟爲都官從事

百僚敬服　萬里肅清　投傳去官　郡從事曰震宿有負辭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

郡人輕必不堪久　王隱晉書曰劉毅州辟爲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過曰躩虎之大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躩虎又能殺鼠何損於大投傳而去

從事三

文學從事　管輅別傳云冀州刺史裴徽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

猛從事　典略曰張楊爲并州武猛從事　材力過人　蜀志曰馬謖字幼常以荊

州從事隨先主入蜀
材力過人好論軍事 武力過人
丁原以驍武力
國人召爲從事 三府側席
九江郡從事
三府側席 八辟從事
善能解煩釋疑入辟從事
陳事序要 又曰周謝辟爲從事刺史孟觀有
其身 益部耆舊傳云李弘字仲元爲州從事揚雄稱
之曰不屈其志不累
不累 不畏彊禦 華嶠後漢書曰
第五種欲收之聞刑系抗簡乃召羽謂曰
集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
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逐
虜至定陶閉城門收臣賓
客親吏四十餘人七
日中起發其臧五六七萬
萬種即舉奏一洲震慄
卧虎 譚嘿好沉深之謀爲
州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
號曰
臥劇
疑然不語 不能
高孝甫
當爲鷹犬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班彪避地河內人
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相敬愛
接以師友之道 尚德之舉 孟嘉傳曰庾亮拔孟嘉爲勸學
從事高選儁官嘉植尚德之舉
廉潔通敏 漢書曰趙廣漢
以廉潔通敏下
士爲名 威厲冰霜 長沙
耆舊
傳曰虞芝轉部從事大守
不遵法度芝乃誡諫威厲
幼陵爲別駕從事監職公
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世稱冰清 東觀漢記曰贊準字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
曰陳衆辟州
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
帥帥擊之州牧惶怖恐獲
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
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立生
祠曰白馬從事
比都官 喬公得姦臧 後漢書曰喬公祖爲
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公祖
惡乞爲部都從事窮理其
罪景壯公祖意即署遣之到
具考得姦贓梁冀驕傲
至不發案之益急昌坐
徵公祖由是知名
遷搬
文

公有道術為州從事越當有逆變因率衆襲大破之遣案虛實正傳舍有風發文公起曰能發者為御兵所殺未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愛才器以為賓友

中正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任也吳習温為荆州太公平太公平即州都也後潘

祕為尚書僕射代温為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公平甚得州里之稱

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憨直致仕毅年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葛相近管四十萬戶尹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又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曰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於東門外設幔廕席又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迎刺史若史部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又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正臣今史部尚書侍郎居士為史部尚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今領史部請解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為司理不宜兼也

齊梁亦重焉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後魏有其

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得才業兼北齊郡縣皆有其

之資者太武帝時崔浩為冀州中正

本州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邶邵爲中書監同郡許寧與邵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晉王廣爲雍州牧司空爲刺史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楊雄太僕高頻並爲州都唐無

中正二

定九品晉書曰劉毅論九品云臣聞官材三難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也有八損詳不能寬大鍾繇客云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爲太尉令潁其部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品之制置郡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觀過黨里又應璩新詩云十室九忠信觀過必黨里又孫楚集奏曰漢氏本無斑固著漢書自品編戶序往代賢哲以爲九條此蓋記冕欠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品其編戶也銓評之職執正爲豫州中正云云清定之選北堂書鈔湛方生讓中正云清定之選實須其人總十六州王隱晉書總十六州中正操人主之威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得人今可令長守爲小中正各自掌州鄉之論又傅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爲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

京尹一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大興尹　臨安尹　順天尹　留守　應天尹　大都路總管　府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絕爲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內史爲左馮翊馮輔翊輔也

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　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助風化也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

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補廣漢歎曰亂吾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易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爲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　魏晉爲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爲京兆尹　隋京兆郡置尹幷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　唐京兆府本爲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太宗爲秦王中宗爲英王睿宗爲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閣而遥領爲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爲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升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爲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郊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　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爲三川守　漢興更名三川爲河南武帝增守爲太守王莽改太守爲大尹改河南大尹爲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太守爲尹尹正也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李膺爲河南尹　魏晉皆爲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

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爲洛州刺史復爲河南內史大業初爲荆河州刺史又爲河南太守尋爲河南尹與京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爲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爲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中宗爲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改長史爲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書佐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爲司馬煬帝又改爲贊治後又改爲丞武德初復爲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爲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爲左右開元元年並改爲少尹　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爲北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爲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爲初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爲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爲鳳翔府又以益州爲成都府

宋史曰五代俱置開封府尹　宋開封府牧尹不常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印正畿甸之事以敎法導民而勸課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　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鞫分事以治而佐其長領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獄訟訴則主行之司錄參軍一人折户婚之訟而通書六曹之案牒功曹會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

視其官曹分職涖事左右軍巡使使判官各二人分掌京城爭鬬及推鞫之事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覆推問凡鬬訟事輕者聽決元祐元年又增置新城內左右兩廂四年罷元豐初復置　開封典司轂下自建隆以來爲要劇之任至熙寧間釐折獄訟歸於廂官而治事視前日損去十四崇寧三年蔡京奏罷權知府置牧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分左右二府之政事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書之下侍郎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又請移開封府於舊尚書省從之　太宗眞宗嘗任府尹自至道後知府必帶權字至是始罷

政和三年資政殿大學士鄧洵武言河南應天大名府號陪京乞依開封制正尹少之名從之　高宗駐蹕杭州建炎三年詔改爲臨安府其守臣帶安撫使置知府通判簽書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録事參軍等官掌畿甸之事籍其戶口均其賦役頒其禁令城內外分南北左右廂各置廂官以聽民之訟訴　廂官訴奏辭資序入充後罷城內兩廂官惟城外置焉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事廢臨安府通判僉判職官置少尹一員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間日率僚屬詣宮稟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臨安府官制並依舊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五京尹爲五京留守

司俱兼府尹職　金大興府尹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同知掌通判府事少尹掌同同知總管判官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判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推官二人分判户刑案事元初立燕京路總管大興府至元二十七年改大都路都總管府置達魯花赤二人都總管一人即京尹之職也副達魯花赤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各二人凡本府官吏唯達魯花赤一員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其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明初改集慶路爲應天府欲崇其秩改知府爲正三品賜銀印同知爲府丞凡禮遇視在外知府特異有治中通判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等官　永樂十年陞順天府府尹爲正三品如應天府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閱户口糾豪強恤窮困録罪囚務知百姓之疾苦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堤涂僧道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

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

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京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爲中宮所使至都所爲橫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爲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臨苑中采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翫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宋史曰舊制天子巡狩親征則令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廷祚爲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西京河南南京應天北京大名留司管掌宮鑰及京城守衛脩葺彈壓之事幾內錢穀兵民之政皆屬焉南渡初其東京北京並置留守以開封

大名知府兼其後河南復南京西京置留守紹興四年帝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置參謀官一員幹辦官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三員使臣五十員又置留司臺官一員五年罷續文獻通考曰金諸京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副留守帶各府少尹上京留守司兼管林木事正隆二年並罷元大都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內府諸邸都官原廟尚方車服殿廡供帳內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關鑰啓閉之事留守五員副留守二員元世祖至元

三年詔上都路總管府遇車駕巡幸行留守司事駕還即復舊　明制巡狩親征皆命東宮監國以大臣爲留守而府尹無居留之事矣

京尹二

漢史記曰汲黯爲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　漢書曰甯成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脫詐剃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又曰韓延壽爲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出行縣掾吏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閤自思過於是訟者遽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在章臺下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嫵好爲詡）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尹翁歸爲雍右扶風辟用廉平

疾迸奸吏常爲三輔最　又曰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爲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龔勝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國及邊鳳皆京尹並有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趙張謂趙廣漢及張敞也　謝承後漢書曰鄧道出爲馮翊守下車治豪強四海號爲豪強所病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勤勵禮學風化大行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賣以買牛始人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求利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　又曰顏斐爲京兆尹課人輸租時各因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　又曰顏斐爲京兆守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令屬縣皆整頓阡陌樹桑果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爲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又曰彭

城劉隗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祕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元度出都詣劉眞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摽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爲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隋書曰樊子蓋檢校河南内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唐書曰開元初李元紘擢京兆少尹詔浚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潴場爭利元紘救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山堂肆考曰李峴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帝歲幸溫湯前内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擿安禄山陰事諷京兆捕禄山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禄山反狀縊殺之禄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唐書曰肅宗時楊綰輔政以儉約風天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又幹爲京兆數論執宰相元載惡之王縉附載意折幹曰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邪　山堂肆考曰劉晏爲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又李勉爲京兆尹時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詔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

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又曰柳仲郢字諭蒙爲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　又曰薛元賞爲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喧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邪命左右趣神策軍將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而因服見仇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唐書曰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元賞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黨墨鑠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立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德裕復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少尹　山堂肆考曰唐僖宗時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宋史曰五代漢初李穀權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

年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
千佐德輿悉禽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
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　又宋眞宗朝
御史中丞趙昌言上言天下大辟斷絕皆録款聞奏付
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
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
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
施行從之　又愼從古錢倣之增也臨事敏速勤心公
家所至皦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大中祥符八年
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
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
又眞宗爲壽王尹開封府召畢士安爲判官及即位命
權知開封府事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
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
外必令士安戒勗　又慶曆中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
三輔内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
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陳許滑鄭皆隸開封
府以四十二縣爲東畿帝納之　又程琳權知開封府
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賄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
辭異令有司驗得實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曰蒙

正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答而歸其妻琳後以御史中丞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　又包待制拯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至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又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亭澤邨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藏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爲匠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邨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徽宗從之　又元豐時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如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禁都人

懽呼相慶　又吳擇仁以户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賓鑑者以捕盜冠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於遠戍遂中以事罷爲顯謨閣直學士　又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都城羣倫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深究巖叟令掩捕撤毀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儈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能取一日

啓户則所負皆在焉驚問其故儈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又元祐初錢勰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投牒至七日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得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謾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人皆驚詫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又孝宗朝張枃子以直徽猷閣改知臨安府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枃晝分地以警捕夜户不閉光宗時再爲府尹内侍毛伯益冒西河焚地爲真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會緣宣諭

求免拘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拘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拘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拘爲首　金史曰金大定初唐括安禮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七年五月大興府徽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又曰章宗時承暉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曰可以此報宣徽矣　又貞祐

時胥鼎知大興府以在京貧民缺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　元史曰元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官宰相擬廷臣以十數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特授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忽剌忽耳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忽剌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罪勿問　又大德二

年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　獻徵録曰明陳諤爲給諫舉劾權貴無所避太祖朝犯顏敢諫屢瀕於死永樂十六年擢府尹政尚嚴察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子訴於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宫竟不問　又曰王賢爲順天府尹嘗以柴炭爲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眞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賢聞趨至欲縛其人以聞主者固謝乃已景泰間再疏乞休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爾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　又曰成化時彭信爲順天府丞畿甸征徭常倍徙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信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揚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嚴之下惠裕繼之　又曰正德時孫懋爲南京府尹適駕幸南都與參贊喬宇僇力同心隨機防護宸濠已擒繫舟泊龍江逆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上夜遊伺便竊發懋乃伏闕上章屢請迴鑾辭甚激切時值彬生日衆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雖憾之然因懋不敢輕動及卒世廟惜之曰古之遺

直也特賜祭葬贈官蓋異數云　又嘉靖間劉淑相尹順天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塡北京供坊廂富民役遂占籍京師年需原籍幇銀有司歲徵銀解户部下京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至是福建解銀六千有奇部發府令給僚胥皆以成例宜給淑相曰國初土著者寡富户供坊廂役需費實繁原籍幇供宜也今土著日增富户隸籍順天與土著同役凡有役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撥畝均出供費富户何以獨得幇銀也乃下兩縣歲年供需費銀實費不什一遂停不給以上京尹　唐書曰太宗伐遼房元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蓋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忽有男子上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君元齡驛遣追帝帝視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邪　又曰開元十二年東巡泰山宋璟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宋史曰後唐莊宗入魏河朔遊士多自効軍門張昭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憲後爲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成將

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靦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令爲病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又曰太宗親征太原以沈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　又曰至道初呂蒙正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飲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又曰王旦參知政事從真宗幸澶淵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還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曰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視之乃旦也　又大中祥符議封泰山以向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後祠汾陰復爲留守　又曰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遊宴王曙時權知開封府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茲萊公晚年之事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　以上留守

原 執版 閉閣 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僕射執版揖之 韓延壽事詳前二

三輔尤劇 五日何畏 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注浩大穰盛言人衆多也

又曰張敞被劾使吏絜舞有所案問絜舞以敞被劾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爲京兆尹再敞聞殺舞書簡如何竟免罪 母問録囚吏請

五日京兆尹如何足畏言祇應

代罪 漢馬不疑爲京兆尹每録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喜而食若無所出則毋怒而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白帖云趙廣漢坐罪吏人守闕訴號泣曰人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人竟坐腰斬

内掌帝都 外統京畿 傅子云傅嘏字蘭石爲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於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之綱以統之裁劉之目以經緯之李之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之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

安之 整頓京師 檢御貴戚 李郃別傳云鄧騭弟邴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綏豹欲得之上及騭亦欲用豹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郃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必不可

遐邇所模 四方表則 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爲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外内明於治化其以恂爲河南尹恂隱晉書曰庾純字謀甫南陽安衆人也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都爲四方之表則中書令純清粹忠正才經治其以純爲河南尹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王章字仲卿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章奏封事召見言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食之章復奏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邑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君平孔坦也

擿伏如神 卹民如子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爲京兆尹以和顔接士廣漢字子都爲京兆尹以和顔接士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其術薦待

後漢書云蓋勳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勢貪放按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按威震京師

漢書曰袁安爲河南尹十餘年小大從化

日受俸兒寬開渠溉田

漢書曰兒寬遷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收租稅與民相假貸以故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雜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之

王令貪殘李膺殺之　王宮吏不下王濟鞭之

後漢書曰李膺爲河南尹執法不撓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乃至殺孕婦聞膺剛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王宮吏不下王濟鞭之

傅暢晉諸公贊曰王濟爲河南尹未拜遇王官吏不下道濟鞭之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顏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顏憤而致偏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設官部

追匿金　覈逋賦

宋史云神宗時滕元發除京尹日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僞仆無所避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其發奸摘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爲調棺皆曰死無所恨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憂官如家卿民如子

旌表異行　進用善士

謝承後漢書云華歆爲河南尹禁絕豪右烈又云羊陟遷河南尹翁洽強宗威名振與行進用善士

翁洽強宗　禁絕豪右

謝承後漢書云華歆爲河南尹禁絕豪右蜀託書疏不與交通

持法簡而不犯　爲吏嚴而不殘

傅子云傅恂爲河南尹以德化爲本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爲吏嚴明徹毋誠識鑒明徹列女傳云焉不疑可不仁仁能愛人惠能知之曰養民不可不惠臨政不疑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云

疾病則給醫藥　獄訟不加榎楚

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決獄務在寬恕風俗通云缺承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見理識情訟獄不加榎楚而得其實

蓋勳威震京師　袁安大小從化

金顏投杖仰謝失儀所在

兆尹宣宗舅鄭光主墅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漁執而械之奏其狀且曰必置於法上曰鄭光其愛之柰何對曰陛下自內史擢臣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也太后為輸租數百斛乃釋之

銅虎

翰苑新書載李夔傳云夔拜京兆尹加幢蓋鼓吹夔履潔白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戴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

幢蓋鼓吹 玉麟

如母訓如父詳前一隋書

惠文彈治 詔書褒美

宋史云蘇頌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隸臥治之比翰苑新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書云歐陽六一集程文簡公居數歲久而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謗或以事去獨公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請避正寢 識名屏風

宋史云周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起權知開封府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兩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又云呂夷簡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眞宗識其名於屏風將大用之

榜神策校 祠曲江池

山堂肆考云元和間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陛下法帝曰既死不可追公乃已唐書云孔戢為京兆尹大澍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戢為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宗悅詔兼御史

頓舍種蔬 表木按籍

太僕寺丁鶚歸認取不出凡三詔始出授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地種蔬甚具日暮荷鋤往芸之日飽館粥菜茹太宗密使人賺之得其飯館粥也笑曰人皆樂惟朕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宋史云王博文天禧中以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舍侵通衢博分撥之月餘畢出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之月餘畢出蔡端明襄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書云言行錄宋史歐陽修名其亦治京師亦治設官部

剖洩 簡易循禮 翰苑新書開封府嚴之後簡易循禮

治京師談笑剖洩破姦發隱吏不能欺公居之有能名其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旬稍威嚴之後簡易循禮

厚結中人 獨抗錦衣

不求赫赫名宋史云李師中河南尹前此

談笑

多大臣居守掾幕吏習弛緩師中一以嚴整齊之號爲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惟厚結中人神宗嘗對宰相言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邪帝默然獻陛下徵錄云武宗初服劉瑾擅權惡禮科都諫周璽乃陛順徵錄云武宗初服劉瑾擅權惡禮科都諫周璽乃陛順天府丞實則抑之也未幾同錦衣衛指揮楊玉勘事赤縣楊玉者瑾黨也衆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瑾嗾玉誣以蔵視近臣下獄拷掠削籍死山蔵

大體不苛 壹意撫字

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弘治間蘭琦尹順天熟政考云唐劉晏字士安爲相濟吏民安之肅宗時吏一意撫字民安之獻徵錄云嘉靖初王震陞順天府丞會司徒議徵畿民體知民瘼一意撫字民安之

擿發奸盜 請罷牛車

嶺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吏拔之幸伏法獻徵錄云嘉靖間景臻爲順天府丞即疏病民乃罷之數日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吏拔之幸伏法獻徵錄云嘉靖間景臻爲順天府丞即疏病民乃罷之

奏免園夫 請平宮市

唐德宗時吳湊爲京兆尹京師苦宮市中官鳥牟謹信者爲宮市令湊上言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閭禁中事宜選中官

掠而去人不敢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譏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消其謀正所以禁其爲非耳

文書躬浚　豪猾畏斂

議中執政謂公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親閱文書躬自裁浚請囑一無所受三月而罷宋史

從政吏不敢欺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云吳奎權開封尹達於從政

三老上書　六軍畏法

山堂肆考云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云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擾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代所稀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觀闕之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亦宜有誅以懲殘賊之口於是復以尊爲徐州刺史三老上書訟云唐韓愈爲京兆尹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嬈佛骨何可犯也

京尹四

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表云凡州所監都官皆秩二千石爲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

三輔職如分治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郡主爵列侯

京兆尹品第三

漢書百官表云京師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初元年左內史爲左馮翊主京師以爲三輔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爲三輔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按篤後漢書作延篤誤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黎民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

又云韓崧爲河南尹優賢養民

優賢養民

南尹優賢養民

進賢尚功　政令甚明

續漢書百官志云凡京都置尹治民事進賢尚功

漢書云翟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分進書曰竊聞故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馳威嚴政清整晉中興書太原王銓云清整

抱鼓稀鳴　故守京兆　張私

漢書云張敞故守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南尹抑強扶弱私鳴不平自魏及今爲河南尹者莫

及也

勸農桑增户口

少歸之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延篤爲京兆尹三輔資其政教

百里垂拱

後漢書曰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鋤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間之者皆感激自勵魏志司馬芝爲河南尹抑豪宿奸老蠹敏於決斷一日事土有所自勵強扶弱吏民莫不疑爲京兆尹云

吏民敬其威信

漢書焦延壽爲京兆尹政令清吏民稱不容口

未嘗賦

後漢書曰趙廣漢爲京兆尹舊史民稱不容口

頭上尹

山堂肆考云唐温彰爲京兆尹凌宴諸少年從旁譏嘲曰頭上尹邪

南省位

初權知開封府轉光祿舊制卿監坐衆殿太宗以省華權流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南省五品之南

造土龍

唐書云代宗朝黎幹再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上龍帝減膳用飢而霪雨

聞鴉訴

山堂肆考云唐温彰爲京兆尹聲視之乃鴉也彰以是必訴人探其雛者命治之

大聲官人

獻徵録云永樂時陳諝爲給事中舉動權貴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餘之數日奏對如故上呼爲大聲秀才擢順天府尹

宿酒奏事

宋史云陳省華景德初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大夫判河南府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轉運使人得聞過乃授潤州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鯽有四字

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京兆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惟漢張敞爲久任

點記淩遣

又載東城集云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事繁爲尹者皆書版以記事公獨不用點記數百以次淩遣毫髮不遺吏民皆以爲神

宿酒奏事

宋史云李絳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絳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洗湎於酒邪

治以簡靜獻徵錄云弘治間高敞尹應天政務填委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屬明察始稱其官敞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燕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

獄內皆空翰苑開封府門闌

而獄內皆空掾諸府門使過之歎息以爲異事

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寵甚似其父

詔不臺參唐書云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乃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鉄古宮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不相引避又曰郭汾陽行餘累擢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楚捕導從擊之自言於宰相裴度頗爲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即

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楚不能荅

不妄造宋史云馮京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請丞相請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重非傲也京富弼壻

不附安石又云劉庠爲開封府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尹來即告吾有語庠者不往神宗諭之曰奈何臣子於君父各仲其志

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公意如此盡一往見庠竟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何不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政如始至山堂肆考云明皇東巡源乾曜以京兆尹留守西京奏張洞知尚寬簡居三年政如始至

不負所知宋史云晏殊殊韶守京師治尚寬簡居三年政如始至

節儉用舊德或用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事居守之位或

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顗祖適皆常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負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爲國宣勞誠摺紳之盛事也

四爲京兆唐書云肅代時魏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五爲京兆再爲河南

又云柳公綽子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尹再爲河南尹

父子兩京

宋史云溫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京兆尹子琦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以爲榮

兄弟具瞻

唐書云李叔明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叔明當東都平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後尹熙熙具瞻允若語曰前尹赫赫後尹熙熙

京師豪右大震

又云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昂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詣孟容爲京兆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昂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軍轂當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帝素其守也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京師無事有希文

宋史云景德初陳省華尹開封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客相過詔從之

京尹

希文　請禁賓客相過　宋史

賓僚不拘時見　山堂肆考云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日一開府無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廢事下情易達

心一主於惠愛

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歎曰搆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爲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傳則曰爲吏者當如此矣

都輦重職

白帖山濤啓曰河南尹京兆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肩杜頎王恂爲不疑復今滅此者也

電埽庭訟響答詩筒

宋史云錢拜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纔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表則四方　監臨三輔　鎮撫畿甸　肅清京師　當堯舜之朝　繼張趙之位　偶唐虞之代

尹河洛之都

統千里之封畿　領萬户之版籍　況

屬休明之朝　宜尊表則之位　朝許政能任先廣漢
時推明察選在不疑　漢推能政選在袁安　晉擇
公才任先孔坦
京尹五

原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荆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
朝承明分符涖閩越終然軫勵精　又曰副君垂獎眄
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閣清夜侍西園降責深知已寧
思食慙恩未嘗辭畫室誰忍去轜轅　蕭琛和元帝詩
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詞賦翩翩富文雅
靡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優閱典墳儒
墨自元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苑接卿雲軒蓋
陰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徐勉
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道德重
學嚴師傅六藝誠爲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
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
世方留心在庶績勵精思治綱

原箴漢揚雄（崔駰作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商
邑翼翼四方之經（是營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
萬國承流

制唐蘇頲授宋璟兼京兆尹制曰敕惟雍設都實難

其理京尹鎮俗不易其才具官宋璟天假直清時歸方正端莊以立姦慝遷於望風果斷而行綱維成於不日衣冠所重人吏敬憚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可兼京兆尹餘如故　常袞授孟皞京兆尹制曰門下天府惟雍神皐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漢以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轂下稱之今因其制而選用亦陟明於辨理也具官孟皞端一簡亮外寬內肅在割能斷見事風生歷踐通列侃然處正京師化源庶尹之則承平無事統正猶難或多毀傷失名數月輒罷況寇難未靖邊備尚勞率西之師取給畿內戎衣軍餉困竭閭閻姦人豪奪吏氣傷沮屢有申敕未懲其弊思得至公明斷之才曠然大變其俗是用命爾典司劇任肅清權右扶養元元無俾趙張專美有漢可守京兆尹散官勳封如故　又授京兆府尹魏少游加御史大夫制曰門下肅清風俗糾正朝廷必求謇諤之才式總紀綱之任具僚魏少游直方其行簡亮在躬有玉壺之清澄兼龍泉之斷割通變可以成世務精密可以舉人倫中外累更風聲益振法無所避姦不能欺貳職司徒實平邦教三尹京邑備洽人謠不有兼官豈云重寄宜授趙堯之印俾雄張敞之職可檢校御史大夫餘如故　白居

易授韋正貫京兆尹制曰敕權知京兆尹韋正貫詩不
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趙張邊延馳名兩漢而不
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吾豈易哉爾敷用政術
列爲殊科再升文字之途一舉雲霄之路拔於郡府以
尹京師有抑強扶弱之心得變通適時之用煦若春日
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虡騏驥駁而追風自遠重
以郊天鉞禮發號鴻恩訖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
帖息是用嘉乃成効寵之正名爾其奉上思盡臨事思
權轄健吏而惠窮人簡簿書而提綱目處劇勿紊居閑
勿遺俾推剽絕迹於九衢抱鼓息鳴於五夜克揚顯績
用繼前脩　又授黎幹京兆少尹制曰敕朝散大夫前
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内供奉賜紫金魚袋黎幹經遠
良圖弘通敏識典墳聚學風雅成文操守甚貞行歸於
正早敦近掖見重中朝俊德用彰嘉言罔伏頃有歸閑
之志益存難進之誠亞彼尹京眷求公器宜膺奬命俾
展多方可京兆少尹散官勳封如故　元稹授楊巨源
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
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
前守華陰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
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

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亘源可守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宋歐陽修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制曰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嚴嚴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毘乃遽思於退讓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紊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岳寧識崇朝之

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涼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皐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媿前賢而晒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曆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涖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京府判官

晉涖事恪謹宋史云程羽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涖事恪謹太宗即京師以長者待之及即位命知開封府又云太宗爲府尹宋琪爲推官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其門遂惡之乃白太祖出之外太平興國間復以藩邸舊僚留京府置通判自宋琪始也勸辭留務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皆以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

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御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愷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

下堂對使

又云許王元禧尹開封呂端復為判官王蕘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於府端方凌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耶即下堂隨問而答太平興國間許王尹京命轉運使華為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為推官並賜金紫謂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加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

並賜金紫

張去華

又云太

請行辟屬

吾子各賜錢百萬又云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楊徽之為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

妙選僚佐

又云梅摯徙開封府判官遷推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金帛皆釋不問擊執奏皆杖配之

草定書疏

又云真宗尹京楊徽之為首僚邸中書疏皆徽之從孫億所草定也

升殿並命

又云盧坦為太常博士咸平二年選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鯁諭持不從各具議上其罪

稱為廉判

又云榮譚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鯁諭持不從各具議上其罪

稱為廉判

微錄云明吉大學士原之孫也以太平府通判改應天歷任幾八年妻子弗以隨食無重味僚呼庠舉史見君入書之而言又好議天下事若闊遠無近功人咸曰京兆君迂言亦自安其迂非較也又云嘉靖時祝允明以歸兌明簡易高曠不樂書翫益奇縱喜褻拔

不奉宮中教旨

又云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平反白衣會獄

又云榮譚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獄費贇疑有妖講誅其首而流其杖之中書是譚議但流其首而杖

升殿並命

又云盧坦為太常博士咸平二年選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並命真宗尹京楊徽之從孫億所草定也

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居家未嘗問有無得錢輒召所善客與嚾飲盡乃已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所著書合詩文集數百卷陸粲曰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憲考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遥廓然離俗者矣

京府推官

察其冤誣宋史云五代漢初魏王承訓為開封府尹恣軍士成美以贓負鹽入都門闇者不敢執反誚平民美以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服論死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

反坐告者唐開封府推官有備士告黃衣老舉筒火入自延慶舍辭色疑為詢之又曰罪果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甚重之

文擢第一仲游字貽庭堅相士安曾孫也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真宗尹京楊嚾為推官真宗嘗問又曰罪人誰官不伐科名嚾以何幷汝第嚾咱咱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嚾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至集賢校理與蘇舜欽正當至列狀言益柔罪封府推官

請察獄冤

又云喬維特加歎賞泗州虜囚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朝制按事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如其言獲免維岳坐州眞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或言其在淮南淩獄不平左右有知其事者辯之太宗特加歎賞京府事繁岳平處詳敏有王陟為司錄眞宗亦稱其名幹及踐阼即命岳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

法不止答

又云呂公孺為開封府推官民竊盜贓傷時包極為尹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答執極不從極善其守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為狂奏流汝

事宜

又曰王益柔曙子也伉直尚氣以蔭

州絳言留之在外恐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
歎役宮禁嫁民令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奏事

賜緋　又云趙槩少篤學器識宏遠爲一時名輩稱許中
進士爲集賢校理授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
面賜　楊繪爲開封府推官遇事迎刃不足繪未午率帥然
緋　未午而畢又云楊繪爲開封府推官遇事迎刃不足繪未午而畢又云
諸吏惟日不悅蘇軾令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浚巡
浚巡精敏聲聞益遠　又云王安石不悅蘇軾令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浚巡精敏聲聞益遠

創立推判分治之法　又云元祐中王巖叟爲
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聽共治一事多爲
異同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爲令

京府治中

求爲尚寶獻徵錄云鄭端簡公曉在選曹嚴相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據故事謝之

分宜始怒　治中惠政　又曰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舉授
應天府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鞅屢攝府事
多惠政時江寧爲仙永豐二鄉數被水患居民餘七戶

孤已歲課不能辦爲築堤闢菜得田三千六百畝立
惠民莊四募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百姓至今賴之嵩
早遊王陽明湛若水之門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於
新泉書院日與講學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嵩

京府司録事　諸曹參軍附

特遣宣諭　唐書曰溫造字簡輿太雅五世孫也姿表
瑰傑盛氣少所降屈隱王屋山張建封烏
重胤薦之長慶初以京兆司録爲太原幽鎮宣諭使召
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
東宮時間劉總比年上書請觀徒問行期乃不報卿爲
吾行諭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菜陽總囊鞬郊迎造爲
開示禍福總懼悉然若在頸由是籍所部入朝
若兵　聽自擇官　又曰元和中白居易召入翰林
朝　滿當遷帝以其資淺且家素貧聽
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
便養　今黃叔度　又云劉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
詔可　寢疾房琯聞之憂不寐曰捷卿有
設官部

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爲之可其奏

有宰相器　又云龐籍及進士第爲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改法曹

以公輔期　歐陽文忠歸田錄云薛簡肅奎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薛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守泰辭以自隨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曰其爲人也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鎬果至參知政事

知其能　宋史洛陽令宇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參軍

臨事勁正不受請託　又云鄭寧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開封府儀工戶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宦寺有強占民田者奏以歸之蔡京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從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　又云家應父勤國慶曆間與從兄安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愿紹聖間登進士第元符三年應詔上書極論時政凡萬言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遐人籍入邪下等禁錮不調靖康初召爲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諸曹事請設官部

不諱天理歟矣陳瓘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受詔黃叔度屯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鞫獄　宋史云太宗朝趙安仁爲開封府司錄參軍事拜祕書丞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幸者即日授推官

塔錢餽軍　又云仁宗朝陳希亮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

以謹幹　又云王陟以著作佐郎留知開封府司錄參軍前司錄闕仲卿屢升殿奏事眞宗尤被待遇即位召賜紱魚袋改著作郎開封府推官

具徭役利害上之　又云韓琦知定州安喜縣爲政儉而有方韓琦稱其才遷開封府司錄嘉祐寬恤論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額獨不蒙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沐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滑并之弊

與府尹同對殿中　又曰韓省曾琦曾孫也祖忠彥再世爲相以廕補承務郎歷開封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

以登第更仕宦者爲之　又云宋王琳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諸曹參軍及赤縣永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慢不習事請

將軍　王隱晉書云石苞販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歎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及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賜之　明不設

廂官

晉 清 分置八廂　宋史云韓維在太常與王安石持議不合使爲開封府始分置八廂浚輕刑緩下肅清　不行庭參　翰苑新書云邵伯溫按蔡確傳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爲管勾左廂公事後劉庠知開封府責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令董毅下比有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間而嘉之後嘉官皆效執政奏乞除官上曰可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明不設

市令

宋 內史屬官　長安市長　北堂書鈔云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　又云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祭遵奉法　元儒知人　東觀漢記云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貰之以爲刺奸